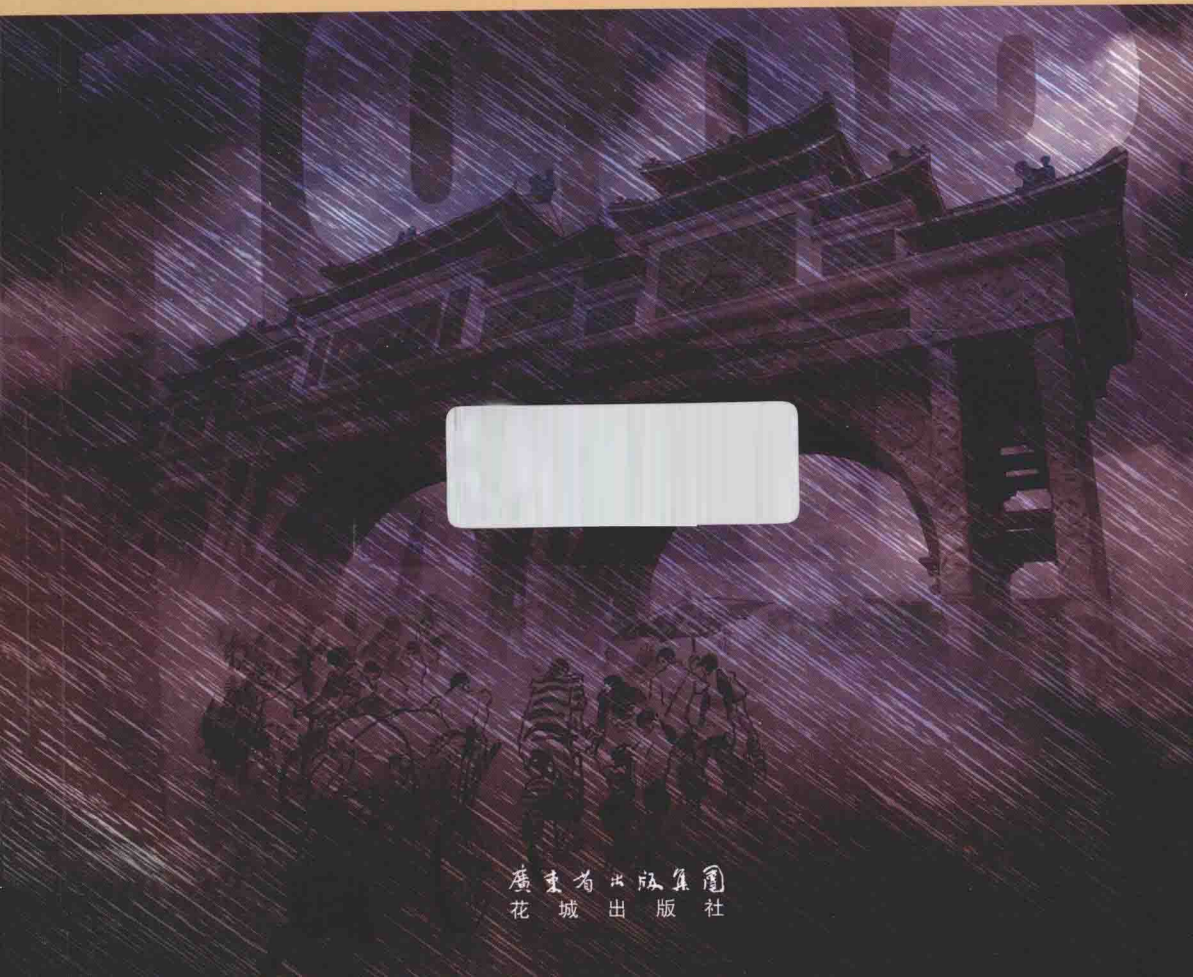


——文学史上首部反映**顺德综合改革**的长篇力作——

# 石破天惊

吴国霖◎著

透视顺德改革风云  
讲述**中国改革试验田**的故事



广东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 石破天惊

吴国霖◎著



卷一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石破天惊 / 吴国霖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360-7128-5

I. ①石… II. ①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53027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策划编辑: 钟永宁  
责任编辑: 李 谓 李加联  
技术编辑: 凌春梅  
内文插图: 岑 文  
封面设计: 刘红刚

---

|      |                                       |
|------|---------------------------------------|
| 书 名  | 石破天惊<br>SHI PO TIAN JING              |
| 出版发行 | 花城出版社<br>(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br>(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
| 开 本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
| 印 张  | 15.5 1 插页                             |
| 字 数  | 230,000 字                             |
| 版 次  |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29.00 元                               |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 序言

顺德是块改革热土。这块仅806平方公里的土地，因改革而赢得先机，赢得发展，赢得地位，一度由全国区域面积最小的行政县，变成同类区域经济总量最大的地区。即使划入佛山而变成大佛山的一个区以后，2013年顺德仍然稳坐中国市辖区综合实力百强第一。

顺德改革曾经搅动中国政坛，外界形容为“石破天惊”。顺德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推动改革？顺德人为什么那样热衷改革？改革给顺德带来了哪些变化？《石破天惊》这部作品即以此为背景，以人物见证历史，历史还原人物的笔法，再现了顺德改革的风雨故事、顺德人经历的艰难岁月。

小说以研究生张宇升与公务员林娟的爱情故事为引线，通过张宇升对顺德改革的一些见证人的接触、采访，再现了1993年顺德推动产权制度改革的历程，以及2009年启动的大部制改革的史实。时间穿越16年，以改革见证人的现身说法，把改革的背景、改革的过程、改革的故事，甚至改革的理念和智慧，用文学的叙事而非概念化的解说，重现顺德改革事件和塑造顺德人的改革形象。

小说选取的人物，并不是官场中的决策者，而是执行者和见证者。林娟是贯穿全篇的人物，她是张宇升的大学同学，后来回到顺德政府工作，见证了2009年大部制改革的历程，自己也在新

一轮改革中转变了观念；林清泉（林伯）是见证顺德1993年改革的当事人，他以自己担任桂顺电器厂党委书记的经历，讲述了1993年顺德产权制度改革不得不改的无奈，凸显了冲破体制束缚的艰辛与风险。而转制后担任桂顺电器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方正彬父亲偷渡香港的家庭经历，和改革开放后方正彬的人生起伏，延伸了很多顺德老板曾经经历过的起落沉浮的历史……

这部小说在还原事件和人物的过程中，通过人物的背景、特别是小说中人物的思考，突出了顺德人的一些特质，如张宇升爷爷“吃烤番薯”的细节，体现了老一辈顺德人的吃苦和执着；公务员代表刘局长的人情练达和小翼翼的性格、方正彬这位老板对顺德人低调、节俭、肯挨、识做的解读，乃至张宇升同学王雨菲、冯大荣情感上的功利变化，林娟和张宇升的若即若离，林娟最后甚至萌生投身社工慈善组织的想法等等，艺术地刻画了一系列鲜活生动的改革时代人物群像，情节跌宕起伏，文体结构巧妙缜密，是一部厚重的改革题材的重要作品。

# 目 录

序言 / 001

第一章 坝头市传说 / 001

第二章 先行者的足迹 / 031

第三章 沧桑岁月 / 070

第四章 往事难忘 / 102

第五章 老工业区 / 122

第六章 他们在成长 / 149

第七章 收获季节 / 185

第八章 给远方的邮件 / 217

后记 / 238

## 第一章 坝头市传说

### 1

一位家电老板说：跑遍全世界，最好的地方是中国。

一位家具商人说：跑遍全中国，最好的地方是广东。

一位美食专家说：跑遍全广东，最好的地方是顺德。

张宇升的爷爷说起自己的家乡，总是没完没了，逢人便说：这里好，那里好，其实没有什么地方比得上坝头市。因而他加了一句：跑遍全顺德，最好的地方是坝头市。

这坝头市究竟有什么来头？初来乍到的外地人听到这个名字挺纳闷，地方才巴掌那么大，怎么称得上市呢？张爷爷解释说，坝头市原来是旧时圩市的名称，时过境迁，虽然圩市消失了，但名称却一直沿用下来。

原来，顺德旧时的圩市多如牛毛，许多地方的圩名都是因袭成规顺手拈来。如鸭仔圩、猪仔圩、天光圩、牛栏圩、果栏圩等等，又如坝头市、仓前市、桑市、东头市、上佳市、菜籽市等等，这些圩市都有各自的功能，不同的地点，不同行业的人，做着种类不同的买卖。

坝头市的名称始于这里距离水闸较近，俗称坝头或者闸头。坝头有几株参天的大榕树，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乡民倚着榕荫

摆摊设档，逐渐形成远近闻名的圩市。

每逢圩日，附近几十里的乡民争相把农副产品搬到圩市来卖。从午夜开始，四面八方的乡民扒着小艇往圩市聚集，沿着坝头错落有致地摆设摊档，天未亮就吆喝着买卖。那些卖农副产品的、打铁的、编竹器的、做木匠的、贩卖日杂百货的和卖零食的，纷纷将自己的货品精心摆放，不断向赶集的人兜售。一直忙碌到中午，等到散圩后带着一身的臭汗疲惫地回家。别看他们辛劳了大半昼，他们的心情却是愉悦的。如果这一圩市卖得好，他们就会多饮几杯庆贺一番；即使这一圩市卖得不好，他们也会寻找原因，马上张罗下一圩。

002

一个地方，只要有了名气，就会有纷纷的传说。这坝头市的“坝”字与“霸”字同音，做生意讲究抢占先机，力求要抓住机遇，霸占有利的位置，趁着早市卖个好价钱。顾名思义，坝头市渐渐就成了“霸头市”。一到圩日，“家家早起夜眠迟”，“担凳仔，霸头位”，乡民生怕“执输行头，惨过败家”。“霸头市”精神由此深入人心。

感人的故事，像闸口中的河水流淌着。那些远去的而又与人的命运相关的故事，飘逝在遗存下来的老街旧屋之中，无声无息地隐藏在时光的深处，唯有那些带着旧时生活印痕的地方名称，不时勾起人们的记忆。

大约在清代乾隆年间，坝头市出了一位进士，在这位进士的倡议之下，当地乡民筹集资金建了一座南山古庙，希望给乡民带来好运。南山古庙被乡民称之为进士庙，可是，进士的愿望一直到了近代才灵验。几十年间，在坝头市约两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先后出了五位大学教授，他们担任过大学校长或者副校长要职。这还不算，有资深记者发现一件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传奇，从1992年至今，这里接连出了十几位身家数亿的富豪大亨。

当张宇升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连头发也竖了起来，即使

生于斯长于斯，怎么也没有发现家乡有那些发迹的地方呢？于是他就去翻查资料，瞪着眼睛扫描那些大街小巷。渐渐地，在那些发黄的书籍中，在那些街头巷尾的传说里，张宇升终于闻到了旧时五方杂处的市井气息，家乡的轮廓一天天清晰起来。

坝头市位于容奇镇与桂洲镇接壤的地方，水路连接珠江水系的西江，陆路紧连105国道。这里同属一个小岛，西江水环岛而过，河涌像蜘蛛网一样串联起这座小岛的神经。没有一个地方有如此稠密的河涌，常常见到农艇、渔船在河涌里穿梭往来，把鲜鱼、瓜菜、香蕉、时果等地方特产运到县城、省城去贩卖。河涌的水日夜不停奔流，它像纵横交错的网络连接着外面的世界。

坝头市有一条云里大街，路面全部用一尺多宽、六尺多长的麻石铺砌而成。云里大街连接起容奇镇的北潮街，一直延伸到“北镇长屏”牌坊，全长十余里，坝头市的人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张宇升爷爷的父亲九岁到容奇镇的打铁街“学师”。当时打铁街的店铺形成一条专业街，主要是制作渔船用的铁钉、建筑用的码钉、缫丝机用的铁架，还有铁链、刀具、锄头等等。老爷爷由拉风箱学起，从烧炉、开料、锻打、锤炼到淬火样样精通，一直到结婚那一年，才返回坝头市开了一家打铁铺。

坝头市的清晨远比别处来得早，凌晨四五点钟，云里大街的女人就到缫丝厂里上班去了，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成群结队穿着木屐走在麻石板上，满街叩出清脆的声响，如同广东音乐浑然天成那般悦耳。她们踏着节拍迎着黎明前行，她们是走在丝绸之路最俏丽的身影，同时也是在工业化历史进程中最令人骄傲的中国女人。

那个年代的缫丝女工，比种田种地的人每日挣到的钱银多得多，每逢“出粮”发工钱的日子，云里大街的店铺像圩市一样兴旺。老爷爷娶了个缫丝女工，一家人都感到面上有光。

每逢开炉打铁的时候，打铁铺叮叮当当的打铁声成了云里大

街最美妙的音乐，附近的小孩闻声而来，红彤彤的火光和打铁溅起的火花，构成了生活中最亮丽的画卷。左邻右里的街坊常常趁机拎着水壶、铜煲靠放在炉边煲开水，偶尔也有烤番薯、煮甘蔗的什么都有。

打铁铺的生意，主要是打制一些农具和日常生活用具，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延续了几十年。张宇升的爷爷从父亲手里接过打铁铺的时候，正好是1958年“大炼钢铁”的岁月，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也是一个疯狂的年代，公社广播站的大喇叭从早到晚都在宣传大炼钢铁，张宇升的爷爷被认为是难得的技术人员，公社任命他为大炼钢铁总指挥部的炼钢工程师。张爷爷哭丧着脸与总指挥说，他只懂得打铁不懂得炼钢。总指挥说：这是态度问题，不是根本问题。张爷爷说：这是根本问题，不是态度问题。总指挥发火了：炼与不炼不光是态度问题，而且还是阶级立场的问题。我们要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不懂就去学！张爷爷无可奈何，与几个临时抽调来的技术骨干去炼钢示范点参观，回来就风风火火砌土炉炼钢了。

从山上挖回来的矿石怎么也炼不出钢铁来，但是上边分配下来的炼钢任务如军令压在身上，指挥部只好发动群众收集废旧钢铁熔铸后交差。然而，任务泰山压顶般不断压下来，后来实在没有办法，由民兵带人到各家各户强行把门窗上的钢铁配件拆下来。张爷爷是总指挥部的炼钢工程师，炼不出钢铁像是犯了错误的罪人，他带着民兵把家里打铁铺的钢材铁料都搬去土炉熔化了。自此以后，打铁铺被迫关了门。

大炼钢铁的闹剧停息之后，张爷爷一直留在公社的农机站维修农具，到了1978年初，环境逐渐宽松，张爷爷决定离开农机站，回家重开打铁铺。那个时候，张宇升的父亲还没有找到工作，只好留在家里学点手艺。

打铁铺重新开炉那一天，张爷爷特意在门口挂了串炮竹，待

时针踏准八点整，炮竹噼噼啪啪响起来，左邻右里的街坊都来看热闹，叮叮当当的打铁声混合在车水马龙的喧嚣声中，从云里大街飘逝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张宇升读高中的时候，才逐渐了解到坝头市旧时的一些生活印痕。有一次，他跟爷爷说起坝头市出了好几个大学教授和十几个亿万富翁的事情，爷爷笑着跟他说：“这些人都吃过打铁铺的烤番薯。”

“烤番薯有这么神奇？”张宇升疑惑地问。

“他们曾经挨过饿，因而懂得烤番薯的味道。”

张宇升似懂非懂地望着爷爷，心想着什么时候能吃上一次烤番薯。

这个时候，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打铁铺已经没有什么生意，张宇升的父亲到了镇里的农机厂工作。张爷爷每天照常开铺，但已经没有打铁了，更多的时候，他整天捧着个茶壶跟着几个老头在下棋。张宇升怨恨自己生不逢时，没有赶上吃烤番薯的日子。

张宇升高考的那一年，班主任跟他说，根据她对他学习成绩的预测，他能够考入重点高校的机会微乎其微，她说美术院校对文化课的要求相对要低一些，建议张宇升改考美术院校。张宇升一听，顿时傻了眼，在坝头市诞生的大学教授和亿万富翁之中，没有一个是学美术的。

张宇升回到家里，他对着打铁炉拼命地踢，踢了一脚又一脚，直到把球鞋都踢烂了，还在地上跺了好几脚。他一个劲地埋怨爷爷为什么不开炉打铁？既然当上大学教授和亿万富翁的人都吃过打铁铺的烤番薯，为什么待到他高考的时候就没有机会吃烤番薯呢？

张爷爷这时坐下来，他跟张宇升说起打铁匠与读书人的一段故事。古时候，有一家打铁匠每天很早就叮叮当当开工打铁，打

铁匠经常烤番薯做早餐。一天早上，一位书生路过，他闻到烤番薯的香味，忍不住央求打铁匠送一个烤番薯给他。想不到打铁匠说：“你是读书人，我现在出一个上联让你对，如果你能对上，我就送一个烤番薯给你。”打铁匠接着用手摆弄着工具念道：

“锤是铁，砧是铁，铁钳挟铁铁打铁。”这时候，书生不慌不忙迎上前说：“目观书，耳听书，书斋攻书书传书。”打铁匠一听，便心服口服送了一个最大的烤番薯给书生。后来，书生勤奋读书，果然连连考中，一直中了进士当了官。

说来也巧，第二天的傍晚，张宇升回家的时候，门口停了一部小车，看样子是有客人来了，屋里传来一阵说话声：“张师傅呀，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你得马上开炉，帮我打制一百条钢钎，我等着急用！”



张宇升一回头，是一个老板模样的人在与爷爷说话，爷爷笑着说：“请冯老板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冯老板交给爷爷一千元，然后说：“这是订金，你点一点数，我两天后派车来取钢钎。”

张爷爷机械地点着头说：“请冯老板放

心，请冯老板一百个放心！”

张宇升事后听说，这是拆迁专业队的冯老板，因为城镇建设的需要，马上要将建德丝厂附近一带的旧房屋全都拆了，拆迁专业队急需大量的钢钎开工。

张爷爷高兴得不得了，他连忙清理好炉面上的杂物，重新调试好风箱，准备好开炉用的工具和材料，一直忙到很晚才休息。

第二天早上，时针还没有踏正八点，打铁铺就响起了叮叮当当的声音。

张宇升赶忙跑到市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卖番薯的摊档，也没有问价钱多少，从袋里掏出一张5元钱币给女档主说：“来，给我5元番薯。”

女档主看到他满头大汗的样子，疑惑地问：“你饿了？”

张宇升答道：“我不饿，我是跑得急，等着番薯用。”

女档主取过钱币，反复看了看，又用手将钱币揉了几下，然后挑了几个番薯给张宇升。

张宇升回到家里把番薯洗干净，接着抹了抹，然后拣了一个最大的番薯放到炉面上。他蹲在炉边帮着拉风箱，随着风拍一去一来，炉火更旺了。张爷爷瞪了他一眼，叫他站到铺外面去，张爷爷小心地将番薯放到炉面的旁边，说炉边的温度比较适中，打铁需要掌握好火候，烤番薯和做任何事情也要掌握好火候，猛火只会将番薯烤焦了。

很快，张宇升闻到了番薯的香味。这时候，张爷爷将番薯翻来覆去，只见他左拨右拨，细心地调整番薯的位置。一会儿，番薯的香味扑面而来，张宇升的口水咽了又咽。

番薯终于烤熟了，张宇升双手拿着滚热的番薯转来转去，轻轻地剥去番薯的表皮，迫不及待地一口咬下去，妈呀！番薯热得不得了，他一个劲地吹着番薯，直吹得口水几乎流了出来。

这烤番薯的味道确实与众不同，甘香弹牙，生津可口，有点

像鸡蛋黄和莲蓉豆沙加起来的口感，美极了。

从这一天开始，张宇升每天的早餐都吃烤番薯。后来，班主任追问他升大的计划考虑得怎么样？他跟班主任说：“只要掌握好火候，一定能考入重点高校。”班主任莫名其妙地望着他，无奈地摇摇头。

说来也奇怪，张宇升的学习成绩渐渐好了起来，高考成绩竟然在区里名列前茅，被省里的著名高校录取了。

## 2

008

大学入学报到的那一天，张宇升搭乘公共汽车来到广州，他的行李很简单，只有一个背包和一个旧纸皮箱。他带着几分兴奋与新鲜感来到大学的校门前，霎时间，眼前的情景令他目瞪口呆，一辆辆的豪华小车接踵而至，一个个帅哥靓妹像是新科状元似的，有的在亲朋好友的簇拥下走进校门，有的捧着鲜花挽着女朋友浏览校园的风光，而他们的父母亲则推拉着行李在后面紧紧地追随着。

突然间，一个女孩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狼狈地从张宇升面前经过，那模样比春运回家的民工还要狼狈。张宇升见到她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样子，于是上前帮她抬起了那个最大的行李包。

女孩瞪着乌亮的眼睛望着张宇升，显得很惊讶又很感激。再看到他满身尘埃的样子，不禁又有些胆怯。从她充满疑惑的眼神里能看出来，她正在猜测他的身份，是流氓小偷？还是借助搬行李企图行骗的骗子？

不知所措的张宇升一时之间不知道怎样表明自己的真诚，他愣了愣，手忙脚乱从裤袋里掏出手机，翻出学校发来的有关新生报到的短信让她看。

她噗嗤地笑了起来，为了打破眼前的尴尬局面，她模仿着张

宇升的动作夸张地拿出手机，也打开一模一样的短信给他看。

就这样，张宇升认识了林娟。他主动介绍说：“我叫张宇升，来自顺德。”林娟又一次噗嗤地笑，他怕她听不清楚，又介绍了一遍。他说：“我住在容奇镇坝头市，容奇镇后来与邻近的桂洲镇合并，如今叫容桂。”林娟接着说，她也是容桂的，读小学的时候就知道坝头市这个地方。

张宇升不经意地打量着林娟，她中等个子，不算白皙的皮肤，淡雅的衣着，一对清澈明亮的眼睛，让人感到朴实与聪慧。她背着旅游行李包，拉着一部旅游用的小车载着两个行李包，看上去沉甸甸的。

“也不知道什么行李，这么沉。”张宇升忍不住问。

“都是些书呀，我喜欢随便翻翻。”林娟笑着说。

“何必呢？学校图书馆什么书都有。”

“我习惯躺着看书，看着看着就入睡了。”

“这样不好，专家说对眼睛有害。”

“我读中学的时候就习惯了。”

“那可以改呀！”

“来到大学，或许可以改改。”

张宇升扛着行李包跟着林娟，心里倒海翻江似的。人家说，高中毕业就意味着解脱，不再有学习压力了。离开学校那一天，同学们将自己的课本统统从楼上扔下来，被撕碎的纸张像雪片似的漫天飞舞。老师看了直摇头，负责清洁的校工看到堆成小山似的书籍傻了眼，只好打电话通知废品收购站派车来清理，几个人清洁了一上午，将破损的书籍捆绑成一包又一包，装了一整车。这个场景让张宇升想起了一件著名的摄影作品，一个摄影师在废品收购站的废旧钢铁堆拍了张照片，配上“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题目寄到摄影杂志社，照片发表之后引起强烈反响，人们无不赞叹摄影师的独特创意。张宇升心里想，被撕烂的书籍与废旧的钢

铁似乎有相同的命运。

大学是人生新的开始，林娟仍然带着中学时的爱好和习惯来到大学，像她这样爱惜书籍的人已经是凤毛麟角。张宇升看看自己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李，哪里是读书的样子，怪不得林娟见面时用审视的眼光看待他，相比之下，不禁感到万分惭愧。

真要对一个人产生感情，不需要什么解释，也不需要什么理由，说喜欢就喜欢了。张宇升爱上林娟简直是一见钟情，那一霎间如同触电，一颗芳心顿起波澜。

010

在随意的闲谈中，张宇升对林娟有了更多的了解。她平常喜欢看书，她选读中文系，怪不得搬来了那么多的书籍。张宇升本来想读新闻系，但父亲迫着他报行政管理。行政管理与中文系相距一座大楼，他清晰地知道自己与林娟远远不止一座大楼的距离。在林娟的面前，他免不了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一方面，总想以同学加同乡的关系和她靠近一点；另一方面，他暗下决心刻苦学习，希望以卓越的成绩缩小自己与她之间的差距。

林娟的才华，很快得到了同学们的认可，不少“官二代”、“富二代”向她发起了猛烈的“攻势”。每逢听到这些传闻，张宇升都焦虑不安，找着借口打电话给她，生怕她把自己给忘掉了。幸好，林娟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学习上，她被同学选为中文系学生会新一届的宣传委员，课余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

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张宇升都没见到林娟，她总是很忙，每次通电话都是三言两语，没有更多的时间闲聊。同一座学校，如同相隔天涯海角。久而久之，免不了牵肠挂肚，无时无刻不感到她强烈的吸引力。

林娟并非那种漂亮到可以参加选美的女孩子，她的相貌很平常，但她有一种让人感到并不寻常的气质，言谈举止无不显示她自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像她这样的女孩子，正是许多男同学心

目中的理想对象。

张宇升想了很久，自己的家境并不富裕，无论家庭背景、学识修养与林娟都有很大的差距，但在新的起点上，大家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时代不同了，只要下决心奋起直追，相互之间的差距就没有一座大楼那么遥远。何况，撕烂的课本经过加工制造，可以重新印刷崭新的书籍；即使再废旧的钢铁，经过回炉铸造也可以成为大厦的栋梁。天生我材必有用，自己没有理由心灰意冷。

大三的暑假，由林娟主编的《理想之殇》大学生文集在羊城书香节上首发，这本书汇集了几十位同学的心血，以正方、反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论述大学生的理想和前途，一经推出，便得到了不少专家的推荐。

张宇升收到了有关书香节的信息，心想早一点去捧场，买二三十本《理想之殇》送给中学时的同学。到了书香节开幕的前一天，林娟打来了电话，请求张宇升去帮忙，他说早有计划去捧场。谁知道，她以命令的口气要他立即到中文系帮忙搬书。原来，中文系以女同学居多，为数不多的男同学的暑假节目安排得满满的，新书很重，需要男同学来帮忙，这令张宇升感到非常高兴。

书香节上，除了名家经典、名人名作之外，大量充斥着学生教辅、美食养生、财经投资、职场管理、玄幻科技之类的书籍，电脑游戏、儿童玩具的摊档也不少。显眼的位置都让大型出版集团占据了，林娟的书摊被安排在一个角落。

不过，林娟早有准备，她把摊位布置得很特别，背景画醒目地突出几个热点问题，然后用一句简短的广告词：让《理想之殇》告诉您。她安排了十几个同学在书摊翻着书交谈，三三两两争论得相当热烈，就像是学校里的文学沙龙一样。路过的读者忍